

侦破大王

- 白骨之谜
- 电闪雷鸣
- 智破毒案
- 龙沟怪尸
- 寒夜鬼踪



辽宁画报出版社

崔亚斌法制文学精萃

侦破大王

(七)

白骨之谜

辽宁画报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沈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骨之谜/崔亚斌编. —沈阳:辽宁画报出版社,1997.11
(侦破大王;7)

ISBN 7-80601-167-6

I. 白… II. 崔…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
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7484 号

辽宁画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皇姑区宁山中路 15 号 邮政编码:110031)

丹东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字数:112 千字 印张:5

印数:1—40200 册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晨 阳

责任校对:张锦铁

封面设计:冯守哲

版式设计:陶 智

定价:4.98 元

目 录

白骨之谜

- 向老法医求援..... (1)
- 军嫂被害..... (3)
- 柴帐下的尸骨..... (7)
- 死者是个“地包天”..... (10)
- 尸骨孔洞之谜..... (15)
- 骨质的预应力..... (18)

电闪雷鸣

- 秦三姐告状..... (22)
- 秦月冬之死..... (24)
- 18年前毒杀案..... (28)
- 手背,手背,手背..... (33)
- 勘查电击现场..... (37)
- 电流斑的疑惑..... (43)
- 法医与工程师的辩论..... (46)
- 姨父与外甥女的恋情..... (51)
- 自制的电鼠板..... (57)
- 雷雨之夜..... (60)
- 铁折页的印痕..... (62)

智破毒案

- 有毒的饺子与炸糕 (64)
- “百鱼宴”事件 (66)
- 当天侦破的投毒案 (69)
- 小子的脚 (73)
- 房梁上的白砒粉 (78)
- 老苏头是怎么死的 (81)

龙沟怪尸

- 恐怖而神秘的小龙沟 (84)
- 水库的叫声 (85)
- 奇怪的悬尸 (90)
- 手、脚被捆绑的尸体 (94)
- 绳子里的布条 (98)
- 怪尸揭秘 (102)

寒夜鬼踪

- 工地弃尸 (106)
- 撞鬼的人 (108)
- 勘查鬼迹 (110)
- 《太空勇士》封面 (113)
- 被鬼吓死的人 (115)
- 车钥匙上的红绒球 (117)
- 无头女尸案告破 (119)
- 循踪觅鬼 (120)

形形色色案件话法医

- 吊在车厢里的尸体 (125)
- 打工仔之死 (131)

死猪之谜.....	(138)
漂流女尸.....	(141)
石头与匕首.....	(145)
看守所里的怪病人.....	(147)

白骨之谜

向老法医求援

深秋，蓝天如洗，白云悠悠。刑警支队院内树木的叶片被秋风涂抹一层黄色，有许多悄然飘落，显得有些萧索。

法医室窗外那株高大的银杏树下，落满了金黄的扇形树叶，吴凯踏上去窸窣有声。

吴凯刚要拉门进楼，科长庄俊斌在北楼门前朝他喊：“老吴！到黄队长这来一下！”

根据以往的经验，只要庄俊斌和他一起出现在黄刚的办公室，多半是与案件技术方面的事情有关。有两起碎尸案尚未侦破，晚报给捅出去了，刑警们有些压力；找我，是不是和这两件案子有关系呢？

吴凯边想边走进副支队长办公室，发觉自己判断有误。在长沙发上坐着两位身着戎装的军官。一见吴凯走进，他们立即礼貌地站立起来。

黄刚微笑着站起身，指着吴凯向两位军官作介绍：“这就是我们技术科的吴凯同志，高级法医！”然后又指着两位军官向吴凯介绍：“这两位是军区保卫部的同志……”

“吴老，久仰大名！我叫陈阵。”年近5旬的军官敬个军礼，伸出手来。

“我叫韩敏。”另一位比较年轻。

两位军官眼叮叮地注视着吴凯，他们听说不少关于吴凯侦破命案的故事，此刻在他们眼神里流露着渴慕与希望。

宾、主落座后，黄刚说：“老吴，陈部长和小韩同志这次来，是要我们协助他们鉴定一起案子，具体说就是找你，人家可是慕名而来呀，哈哈！”

吴凯很不习惯在陌生人面前受到恭维，特别是黄刚这么说。黄刚曾经是他的助手，虽然现在已经成了他的领导，他还是瞪了黄刚一眼，然后把询问的目光移向陈阵。陈阵笑道：“吴老，组织上派我们来是向您请教的。今年春节前，在晓阳市郊区驻军某部附近发生一起杀人案。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侦查，现在嫌疑人已经被监控，但被害者的死因和杀人凶器一直没能最后确认，所以迟迟不能结案……”

晓阳市……哦，隔着省呢。应外地之邀去参与重大或疑难命案的法医会检，对吴凯来说习以为常了。他问黄刚：“我什么时候走？”

“不。”黄刚说，“陈部长他们已经带来了和案件有关的检材、资料，鉴定就在我们这里做，不出去。”

原来是这样。吴凯问：“那么这件案子是——”

“老吴，等等，”庄俊斌打断说，“黄队长，我们和陈部长到技术科那边具体谈吧。”

“好！”黄刚站起身对陈、韩二人说，“老吴是我的老师，我做法医的时候跟他干了10多年，也验过骨，他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虽然现在我们手头上案子比较多，法医工作比较紧张，但军区的案子就是我们的案子，我们一定尽力协助！”

吴凯知道，黄刚这些话既是对客人说的，也是说给他听的，

那潜台词是：“人家可是满怀希望冲你来的，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验骨……吴凯随着众人走下楼梯时，脑子里跳动着的是这两个字。

军嫂被害

在庄俊斌的办公室，两位军官显得放松了些。他们向两位主人敬过烟后，由韩敏介绍了案情。

小学教师蒋碧云的丈夫是晓阳市郊驻军某部的连长。今年春节前，蒋碧云利用寒假期间去看望连长，可是她为了给丈夫一个意外的惊喜，事前，没有写信，结果她到部队时连长因公外出，未能见面。蒋碧云在部队营房住了两天就回去了。连长返回部队后，收到蒋碧云家中的来信，说蒋碧云到部队探亲一直未归。连长和部队首长见信后深感惊异：已经过了10多天，两头不见人，必定是出事了！

驻军和当地公安机关对蒋碧云的失踪十分重视，各处寻找。但蒋碧云的家离部队有几百里，其间要乘火车和汽车，她是在什么地方失踪的呢？无法判明，寻找工作进行得很艰难。直到3月28日，才有人在长途汽车站到部队营房之间路边的一条很隐蔽的土沟里发现一具女尸。尸体已经高度腐败，呈半躺半坐仰卧位，裤子被解开，腰间一条帆布裤带扣呈半插状。死者腹部有一个创口，绿华达呢裤子前后各有一个裂口，帆布裤带对应后腰的部位也有一个裂孔。经晓阳市公安机关尸检，在死者第三节腰椎骨上发现一个斜穿的小孔洞。尸体旁边有一个手提兜，里面除装着梳子、手纸、两包方便面和几件简单的日用化妆品外，有一枚刻着“蒋碧云”3个字的印章。

经过连长辨认，被害者就是他的妻子蒋碧云。

发现蒋碧云被害尸体那天，是驻军某部最沉痛的日子。那位连长痛哭失声，驻军的干部和战士们也都为军嫂被害而深感悲痛。

“3.28”杀人案也给晓阳市广大人民群众以极大的震动。想想吧：那位连长为执行公务在春节临近时还风尘仆仆地到外地出差，错过了和妻子团聚的机会，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却向他的妻子伸出了罪恶之手，残忍地杀害了她，这怎能不让人切齿痛恨呢！广大群众强烈要求公安机关早日破案，严惩凶手。

晓阳市公安局和军区保卫部密切协同，立案侦查。但是，因为时间太久，现场受大自然作用破坏，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侦查线索。该市刑警支队的法医对蒋碧云的尸体作了剖验，鉴定结论是：一、死者曾被扼颈；二、死者第三节腰椎骨和裤子、裤带上的孔洞是贯通性锐器戳刺伤，但也不排除火器伤；三、他杀。

经过刑侦专家反复论证，有人提出，蒋碧云腰椎骨上那处致命的伤创——斜穿的小孔洞，极似由俄式步骑枪枪刺所形成。

“3.28”杀人案的侦查工作是艰难而曲折的。经过几个月的侦查，在排除了几十名嫌疑人之后，一个在驻军某地附近农村中担任民兵排长的青年的疑点渐逐上升，被定为重大嫌疑对象。他的主要疑点之一是，有接触俄式步骑枪枪刺的条件，那把枪刺被怀疑为本案杀人凶器。这个青年现已置于公安机关监控之下。

但是，前面说的鉴定结论正确吗？那个青年农民真的是凶手吗？军区保卫部犹豫未决。首长指示：要取得地方公安机关的帮助，向有经验、有权威的专家请教，对鉴定进行认真复核。高级法医吴凯的威名军区保卫部的干部们是知道的，于是，陈阵和韩敏来到了睢安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听完案情介绍，庄俊斌对吴凯说：“老吴，案子重大，军区的

同志对你期望很高，这一段你就集中精力搞这个吧，科里的事就不牵扯你了。按说，我应该再抽个人配合你，可你知道，实在没人了。这样吧，如果需要的话，我就给你当助手。”刑警支队和技术科两级领导都这样重视，使陈阵和韩敏很高兴，他们交换了一下满意的目光。

吴凯没说话，眯缝两眼吸着烟，陷入沉思。过了好一会儿，他问：“你们带来的东西呢？我看看。”

韩敏取过皮箱放在桌上，熟练地打开。呈现在吴凯和庄俊斌面前的有这样几件东西：

- 一块死者被洞穿小孔的第三节腰椎骨；
- 一把被怀疑为杀人凶器的俄式步骑枪枪刺；
- 两块带裂口的华达呢裤子布片；
- 一块带裂口的衬裤布片；
- 一条有一个裂孔的帆布裤带；
- 一份晓阳市公安局的刑事技术鉴定书；
- 3 张现场勘查照片。

吴凯一一检视那几样从皮箱里拿出来的东西，一直没有说话。

法医参与命案技术鉴定，勘查现场和剖验被害者尸体是起码的条件。可是，“3.28”杀人案发案已过半年之久，原始现场已不复存在，蒋碧云的尸体也已经火化成灰，现在所能提供的只有这寥寥可数的几件东西。

吴凯仍在沉思。

军区保卫部派人就此案来要求我作鉴定，其实仅仅具有复核的性质。倘若我认定那把俄式步骑枪枪刺可以形成蒋碧云尸体上的伤创，那么，那个青年农民就将作为罪犯而被拘审；反之，

如果我作出否定的回答,那个青年农民就将被认为是个无辜者。这样看来,这件工作的利害关系是很明显的:如果我对此作出违背事实的错断,就将因为我而冤屈一个好人,或者放跑一个罪犯。这两者无论其中的哪一个都负有极大的责任。军区作为求援单位给我以充分的尊重和信任,但也是将一个无形的巨大压力加到了我的头上……

烟头灼痛了吴凯的手指,韩敏又递给他一支续上了。

……当然,我完全可以不承担这个风险。案件已事过境迁,检验材料依据不足,连现场情况记录都没有,何况又是一项外援任务,我哪怕提出任何一个小小的理由或借口,都能将这个可干可不干的工作推辞掉……

陈阵和韩敏见吴凯盯视着那几件东西不言不语,一会儿拿起那块椎骨端详,一会儿拿起那份刑事技术鉴定书默读着,好像已经进入了角色,便不敢打扰惊动他。

……然而,犯罪分子竟敢在军营附近对军人家属犯下如此严重的罪行,真是恶胆包天,难道还能让他逍遥法外吗?一个善良无辜的女性惨死在罪恶的手下,身肩卫国重任的连长痛失爱妻,天真可爱的学生们再也见不到亲爱的老师了,而她的父母等亲人又将多么悲伤!当我能有机会为被害者及其亲人报仇雪恨而献出一份力量的时候,能无动于衷吗?军区的同志满怀希望而来,我能拒绝他们吗?

“把东西都留下吧!”吴凯掐灭烟头,终于说,“请你们转告军区首长,我们一定尽自己所能,抓紧时间好好研究研究这个案子。”

“吴老,谢谢了!”

“我还不老,叫老吴吧!”

“哈哈，”陈阵大笑，“那好吧，有什么问题请及时联系！”

陈阵和韩敏行了个军礼，高兴地走了。

送走两位军官，吴凯又返回来，轻轻拿起那块腰椎骨，反反复复地看着，沉思着。

柴帐下的尸骨

诚如黄刚所说，吴凯通过尸骨鉴定侦破杀人案件，已经不是头一次了。

在省刑事技术科学研究所的一间屋子里，陈列着一架完整的人的骨骼标本。这架骨骼标本不是用什么材料制作的，是真正的人体骨骼；它不是花钱买来的，是青年法医吴凯和黄刚等人侦破一起杀人案的产物。

1965年春季的一天，在晖安市郊潘家堡子，有一个农民挥锹挖沟，整修自家屋前园田地的柴帐子。在北方，农民们有在庭院周围或菜田里用秫秸、树枝等夹帐子的习惯。这样做既能使庭院和菜田不受外人践踏、偷盗和兽类侵扰，也能遮风挡沙，利于蔬菜的生长。夹一次柴帐可以挺好几年，旧的柴帐子倒了就要重新更换。

此刻，这个农民拆除了旧柴帐，重新挖沟。他挖着挖着，忽听锹下“嘎吱”一声，碰到一件硬物。他啐了一口：“妈的，什么东西，石头？”凝目细看，土里露出一个白色的东西，很像石头；不过那东西很大，又不像石头。他在疑惑中又往深里挖了一锹，把那件东西弄出来了，不禁将他吓得倒退了两步。那不是石头，是一个完整的人头骨。伴随着头骨的，还有些已经腐烂的麻袋碎片。再一看，那个埋头骨的坑下面还有不少白花花的骨头。

不吉利！难道这下面是乱坟岗子吗？不对，哪有用麻袋装死

人的，而且埋得这么浅？

他越想越感到事情可疑，不敢再往下挖了，报告了公安派出所。很快，吴凯、黄刚随同一群公安人员来了。他们在那个地方仔细挖掘后，抬出了一个麻袋包，一抖落，全是人的骨头。

由于尸体的肌肉组织已不复存在，骨骼间的联系已经脱落、零散。吴凯、黄刚和公安人员用筛子筛土，将那些手、足骨等零散的碎骨头一块也不剩地收集到一起。人体有大小 206 块骨头，其中超过半数是在手、足部分。吴凯捡得很细心，一小块也没拉掉。

这些骨头带回法医室后，吴凯、黄刚等人一一拼接，不多也不少，正好是一架完整的人的骨骼。

这是吴凯当法医以来头一次检验人的尸骨。

用麻袋装死人，实在可疑；加之，据当地老户反映，那个地方一直用作园田地，从没埋葬过死人。这极可能是一起杀人案。

果然，这一怀疑从那个头骨上得到了印证。吴凯发现，头骨脑颅部有多处砍创，创痕线条很细。这是菜刀砍创的特征，被害者是颅脑外伤致死。再看手骨上也有多处砍创，是抵抗伤，说明死者在遇害时是与凶手面对面站立，两人曾有过激烈的搏斗。

森森白骨上的一处处伤痕，好像古人在甲骨上刻下的文字，为人们诉说了一个多么凶惨的场面啊！

吴凯和黄刚经过检验，根据骨盆等特征，判定死者为女性；根据颅骨缝合和牙齿磨损程度，判定她的年龄为 30 左右岁；根据股骨、肱骨等长管骨，推断她的身高为 162 厘米左右。这样一个年轻女子被恶人用菜刀砍死后，尸体装入麻袋，埋在院旁，上面夹上帐子（或垒以土墙）。由于尸体腐败液化，毛发和指、趾甲脱落，只剩了白骨，法医学称之为“白骨化”。吴凯判断，此案埋尸至少在七八年以上。显然，过去曾在这里居住的人有杀人埋尸嫌

疑。

现在这户人家的住房是座老房，是从原来房主那里买下来的，据说房子已有40多年的历史了。区公安分局立案侦查后，侦查员走访老户，逐一排查这座老房的各个住户，寻找疑点。同时，根据法医的鉴定，发动当地老住户认真回忆：见没见过一个那样年龄和身高的女人在村里出现，后来又忽然消失了？

经过一段调查，群众反映的疑点集中在这座老房倒数第二个住户的身上。那个男子年过30岁还没结婚，品质不好，曾从外面带回来一个近30岁的女人同居。不久，这个女人就不见了。她的弟弟曾来找过她，和她同居的那个男人说，她跟别人跑了，不知去处。

根据群众提供的情况，侦查员认为那个男子有重大嫌疑。几经查找，终于找到了他的下落，但他矢口否认自己有犯罪行为。经上级批准，对他的住处进行搜查，在箱子里发现一些女人的衣裤和鞋。他一直是独身，这些女人的衣物是哪里来的？由那个失踪的女子的弟弟辨认，证实这些衣物是他姐姐穿用过的。

有了确凿的证据，不怕犯罪分子狡猾抵赖。那个男子终于供认了自己的罪行。

案子破了，怎么处理那些白骨呢？黄刚想了想，对吴凯说：“咱们把这些骨头穿起来，不就是一架很好的人骨模型吗？”

那时候命案发生得少，法医也不像现在这样忙，所以黄刚才有这个“闲心”。

吴凯笑道：“好是好，可骨头这么零散，穿起来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自有办法！”

黄刚征得死者家属同意，然后，他和吴凯不避尸骨脏臭，仔

细剔除上面残存的腐肉污物，经过蒸洗消毒，然后请教医大专擅此道的老工人，终于把这架骨骼穿缀成功了，后来还将它在省公安厅举办的一个展览会上展出过呢。

死者是个“地包天”

前面说的那件案子，虽然被害者的尸体由于年深日久仅存森森白骨，但毕竟是完整的一具，有比较好的检验条件。不过，吴凯并不是总有这样“好运气”的。过了不久，他和黄刚又接到一件案子，被害者仅存 5 块尸骨。

那个案子发生在长达县。1965 年 7 月 20 日，有人在离县城东南约 10 公里的一个土岗的草丛中发现散乱地扔着几块人的骨头，好像是被野兽啃啮后遗弃的样子。

当时，县公安局刑警队仅有痕检等技术人员，没有法医，自然无法鉴别那个死者的性别、年龄和死因，便报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勘查。

吴凯和黄刚随其他刑侦技术人员来到现场。勘查中确认死者不是自然死亡，是一起凶杀案的被害者，于是他们仔细搜寻残骨。可是找来找去，总共只有 5 块。他们把这 5 块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骨头都装进塑料袋带回去了。

车上，黄刚看着那个塑料袋，皱起眉头发愁地说：“吴凯，这 5 块骨头未免太少了，咱们靠它们能弄出什么名堂来呢？”

“是不多。”吴凯也有同感，“不过总比没有强嘛，回去再看看吧！”

检材虽少，毕竟是一起命案，检验这 5 块残骨的任务落在吴凯、黄刚两人身上。查找身源，是侦破无名尸案件的重要关键；提供死者的性别、年龄以及其他特征，则是寻找身源的必要条件。

那么,从这几块皮肉毛发都不存在、骨骼又所剩无几的尸骨上还能找出死者的特征吗?

这道难题,吴凯和黄刚作为法医不能避开,侦查员们要求他们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这正是黄刚所担心的。那几天吴凯总像有什么心事,脸上连一点笑容都看不见。

但是吴凯没有被难倒。他一有空就拿出那5块骨头反复观察。有时他独自一人琢磨,有时和黄刚一起研究。黄刚笑着说:“咱们东北和西北的锡伯人有玩‘嘎啦哈’(猪骨头)的风俗。外人要是不知道,还以为咱们两个人在玩‘嘎啦哈’呢!”

吴凯没吱声,继续琢磨骨头。渐渐的,他那皱起的眉毛舒展了,几天不见的笑容又出现了。看着看着,他忽然高兴地一跳,拍着手笑出声来:“哈哈,巧啦!”

坐在对面的黄刚一愣:“怎么了?”

吴凯指着桌上的5块残骨说:“这5块骨头,各有各的用处。要回答案件的性质,被害人的性别、年龄和面目特征等问题,这5块骨头足够用了!”

“是吗?”黄刚赶紧绕过桌子走近吴凯,屋里其他人也兴致勃勃地凑过来,听吴凯边分析边讲解——

第一块尸骨,是一片有手掌大小的头骨。这块骨头边缘不整,呈锯齿状,显然是被犬类或野兽啃啮的结果。万幸的是,那些贪婪的兽类嘴下留情,偏偏把最重要的前额部分留了下来,上面有一处1.5厘米×0.8厘米的凹陷性骨折。吴凯认定,这是钝器打击的损伤,中间的凹陷符合刃部较钝的斧尖砍创的特征。后来将这片头骨放在紫外线下检查,可见骨的缝隙处有不明显的土棕色荧光反应,可确认为生前伤。这样,靠这片头骨就判断出了案件的性质和凶器:这是一起凶杀案,凶器是一把刃部较钝的斧